



朝贡道与地钱子

无论从空间的极高处俯瞰，还是从时间的迢远处眺望，“朝贡道”只是浩瀚时空中的一条幽径，它绵延在东北大地。露水河是这幽径上的一颗水滴，在癸卯年初春，以晶莹剔透、美如幻境的冰雪世界呈现在我面前。

白雪在地面堆积成蓬松饱满的形态，高挺的香脂冷杉、壮核桃树、赤杨树以简洁的枝干指向天空。雪的白寄身在一一切可倚靠处，歪斜的树干、弯曲的枝条、分杈的豁口和枝头末梢，与暗沉的树色互为映衬，与天色呼应。一条从不“冬眠”的恒温河流——碧泉河，如一条碧绿色丝带，从这清寂的冰雪世界里穿过，柔波奔涌，悠然向前。涌自地下的温泉，为之提供了不竭的热源。不远的翠色湖水中，游动着一尾尾红影、白影、青影，那是冰雪天地中属于金鳟、虹鳟、鲤鱼、草鱼的“桃源”，乍一见让人恍惚置身江南。

作为一条恒温的河流，一千多年前，碧泉河很可能是朝贡道的一部分，水路行程的一段。那时的露水河，想来不像今日这般清寂，踏踏积雪的嘎吱声不时响起，惊动飞鸟、野兔、奔鹿，或许还有躲进树洞冬眠的笨熊。骡马的蹄印和车辙在雪地上交错，探向远方。那是在杂木丛生、荆柯横斜的林莽荒野中开辟出来的幽径，经由几代人不舍昼夜、不究寒暑的踏勘，一点点艰难地向前延伸，借助天然的山势与河流，柔软而坚韧地，一直伸达中原腹地，抵进大唐都城长安，远至东亚地区。

古有文献记载，今有专家考证，朝贡道是“东北亚丝绸之路”的五条线路之一，是一条“黄金线路”，也是欧亚大陆东北一隅的原住民与外面的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通道。拂开历史的云烟，凑近去看，或以想象之眼、耳，感受到它当年的喧嚣与沸腾。在这条幽径上，流变的是人的面孔、身形与神态，恒定的是物品——从中原大唐来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逆向而去的人参、东珠、兽皮、鹿茸……不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文明的种粒也经由这幽径传递，文字、语言、书籍、习惯、文化、观念。

不同朝代，这条幽径在大地上飘移，不变的一端是白山黑土，变动的一端是文明的繁华地，那里是不同朝代的都城，也是不同朝代的商贸繁盛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条幽径也目睹了尘世的纷纭变迁，朝代的平稳或险峻更迭，战火的兴起与湮灭，自然灾害的肆虐与无情，某一地的隆兴与衰败，但丝毫不会动摇它存在于大地上的初衷——联接与融合。多民族的融合，就是经由一条条看似不起眼的幽径来实现的。这些幽径，像河流，似血管，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水与养分，输送着物品与情谊，推动其流动的，其实是一代代人的生命意志、活力与热望。

在朝贡道这条幽径上，一定散布着一个个地钱子，与根植在白山黑土民间的不成文约定有关。这约定，柔软而又坚韧。

吉林归来，我翻看《参棚夜话》一书，作者

王永新以平实的语言记录了几位老人讲述的旧事，让我频生感叹。长白山的人参是一“宝”，山深林密，于是几个人“搭帮”进山去挖人参，谓之“放山”。进入浩瀚的长白山中，也不知找寻多久才能挖到人参，“放山”人进山时会背上六七十斤粮食，足以支撑一个月时间。倘若运气好，很快找到了人参，他们会留下出山路途上所需的粮食，其余的尽数留在山中。他们将粮食装进袋子，用白桦树皮包裹好，放在一个地钱子的顶部，再将地钱子周边的树木砍倒，这样有经验的猎手或是迷路的山民可以一眼“识别”，走进便能找到粮食。打猎的人打到猎物后，会割下一部分兽肉，生火烤成肉干带上，其余吃不了的，同样烤透、晾干，用柳条和水曲柳编成“腰子”将之缠裹好，再用树枝在地钱子里搭起一个木架，肉干挂在上面。迷路断粮的人，只要寻见这样的地钱子，不知是谁放置的粮与肉就如暗夜伸过来的援助的手，

歌》……《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在十月》《保尔·柯察金》《静静的顿河》《复活》《百万英镑》《好兵帅克》《绞架下的报告》《春香传》《卖花姑娘》《蝴蝶梦》《摩登时代》《罗马假日》《寅次郎的故事》《米兰的春天》《马达加斯加》……1000多部影片、2000多部译制片，从默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制造的一场场幻境中，寄放着一代代电影人的热血、青春、激情、梦想和生命记忆，也联着一代代观影者的生命记忆。经由电影传唱开来的那些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船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其旋律，每每听到，就会滚动回忆的涟漪。曾经，

电影公司。这，便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翻看长影档案，仅1950年，译制苏联影片30部，1949年则仅为3部——一年时间，长影的工作人员大规模扩充了吗？不，那是火山喷发般的热情在驱动，让马表飞驰，让车轮疾奔，让心飞翔。常年于冰寒世界里生存，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从不匮乏勇气和坚韧。

这条幽径的现实出口，在舒兰二合雪乡，在长春南湖公园。

到达二合雪乡时，已近黄昏。暮色加重了寒意，我们拐进敞开门的一处民居，狭长的屋子里摆满了李姓主人收集自民间的旧物：长烟管、红色像章、旧搪瓷杯……二合雪乡开发旅游业后，他便依着喜好办起了这个小型博物馆。

时光一径向着深处滑坠，忽然，众人发现了墙角放置的一部放映机：“还能放映吗？”“能！”主人忙碌起来。众人静默，退让。

吟唱的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让忧伤萦绕在对白桦树形象和寓意的想象中。据说，白桦树是世界上耐寒的种子植物，可以承受零下200摄氏度的低温。此时，一棵棵白桦树无比真实地矗立在我眼前，似士兵般整齐的队列环绕南湖湖畔。有风从冰冻一体的湖面吹来，风中夹杂着脆亮的鞭声，那是一只“冰猴”在冰上飞舞。风也吹起一只京剧脸谱形状的风筝，和一条长长的红色飞龙。那即将在春天的暖风中融化的湖水，一片莹白，铺向远方。不远处，莹白的世界中，坐在木椅上的周秉昆正和朋友谈论着一个在他眼里最美的女子——郑娟，在电视剧《人世间》中那是关于一段坚贞爱情的最初“告白”……数十年前的民间故事，与数月前南湖上的现实一幕，在长影所营造的新的幻境中，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让时光的切片叠映、叠映，散发出雪原般耀眼的光亮。

三道梁与三稻梁

初春的二合雪乡，萧瑟又繁盛。雪盖四野，房屋前后搭起暖棚的人家，屋旁高高垒起玉米垛，高过了屋顶。星散的稻草堆、呈平行线铺展的翻耕痕迹，预示着春季农事即将开启……一切正在厚雪下酝酿、蓄力，等待又一轮生发。

水稻、玉米、红高粱，是“果实之城”舒兰肥沃黑土地的慷慨馈赠。背倚长白山，面向松嫩平原的舒兰，有霍伦河、拉林河、细鳞河、卡岔河滋润，水中富含钾、钙、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的粮食，也必然有其特性。古时跻身“贡米”之列的“舒兰大米”，米粒细长，油脂包髓，清香绵厚。“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为舒兰亲笔题字“中国生态稻米之乡”。

走进三稻梁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木斗中陈列的五谷杂粮，粒粒饱满，品质上乘。粮食是土地的馈赠，酒是粮食吟唱的“高腔”——舒兰颗粒饱满的红高粱，辅以长白山融化的雪水，添加大麦和豌豆配制成的酒曲，充分地搅拌，充分地混合，倒入陶泥发酵池中……三梁村出品的“三稻梁”酒，可溯至清朝嘉庆年间的天德“老烧锅”，采用传统工艺，两次加曲，二度发酵，历60天而蜕变成熟，再经过两度蒸馏，高度提纯的“三稻梁”酒，据说三杯饮下，鼻尖余清香，热力贯胃肠，口中留甘醇。

沿着谷香、米香、酒香的幽径，我触摸到三梁村的历史和跳动的脉搏。这个位于舒兰市偏僻地带的村子，得名于横亘在土地上的三道山梁。山梁曾阻挡了村人向外眺望的目光和探向远方的脚步，却阻挡不了人们渴盼美好生活的热望。三梁村人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外来的智慧和力量，像厚雪下的种子，暗暗地蓄力，在春天勃发，一步步走出困境，走向开阔。三梁村从一个省级贫困村蜕变为省级千村示范村，成为担负着“大国粮仓”重责的黑土地的一帧缩影。

我从舒兰带走了一只白兔。长耳朵白兔，红眼睛，三瓣嘴，穿着花朵环绕的裙衫，它的家乡是舒兰市水曲柳镇，那里是全国唯一的球粘土基地，其肌骨就是由球粘土塑造的。吉林几日，它陪伴我走雪乡，登高岭，漂长河，又跟随我从冰雪世界回到春意萌动的江南，端坐在我的桌上，时时与我对话。

它，成为一条幽径，时时带我回到吉林，回到那白山黑土间，向那片土地学习，向挺拔的树木学习，向一粒深埋厚雪下的种子学习，在厚雪之下暗暗地蓄力，安静地等待春天的到来……

走进白山黑土的三条幽径

□王芸



管延州 摄

会帮他绝渡渡向绝境。

没有地钱子的江河边，渔民打的鱼太多，吃不完也不会带走。在太阳下将鱼晒干晒透，用石头搭起一个塔，下半截不放东西，中间留出空层，肉干藏在里面。有经验的人看见这石头塔，便知里面有不知名者的慷慨“馈赠”——这规矩不知从何时开始，像一条不断有水流入的河流，以丰沛而不竭的善意，滋养着一代代长白山人。

长影记忆与电影幻境

走进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1118号，我们一步踏入了近八十年时光和无数张胶片共同营造的幽径。

《五朵金花》《英雄儿女》《保密局的枪声》《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赵一曼》《董存瑞》《白毛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芦笙恋

那是关于美育、文艺启蒙的珍贵“窗口”，延伸了无数人远眺的目光，牵动了人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想象，让生活拥有了向着艺术飞升的可能。

这条幽径创造、储存、唤醒美好的生命记忆，这些说法查一下其源头却连着一段硝烟弥漫、令人饱受屈辱的历史——日本侵略者侵略东北后，为实现奴化教育的目的，成立伪“满映”。沿着幽径回溯，1945年10月初，五个人、三匹马被镜头定格于一张黑白照片中。那是在革命火热的红色延安，作为延安电影团先遣组的几人即将出发奔赴东北凛冽之境，其中一人名叫钱筱璋。战乱年代，长途跋涉的艰辛不易，已消匿于历史深处，我只能从时光的切片中捕捉一丝线索——在另一张摄于次年2月的黑白照片中，钱筱璋已脱下军装，着一身长袍，他和另外两人受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委派，化装进入了长春。两个月后，东北局正式接收伪“满映”，更名为东北

对面墙上悬挂的不大的白色幕布，有些歪斜。机器开始转动。仿佛缓慢显影的底片，黑白影像浮现出来，由模糊到清晰，竟是一部老电影《太行山上》。

老式放映机，歪斜的幕布，黑白色老电影，让门外越来越深沉的雪乡夜色带上了梦幻般质感。随后的雪乡时光，似乎滑进了另一条轨道：夜深，我们走出屋子，站在空旷清寒的雪原之上，抬头眺望墨蓝夜空，一颗、两颗、三颗……渐渐数不过来。久违的真正的星空，带着梦幻色彩；清晨，美如画作的晨景在布满水汽的窗玻璃后铺展。我们推开门，踏进没过脚踝的厚雪，登上眺望高台，地面上的一切都被白雪包裹着，远处黛色山影绵延，袅袅炊烟自地面轻盈上升，仿佛雪乡吐出的绵软呼吸……

离开长春前夕，特意去往南湖边的白桦树林，素白修长的树干上，布满一只只或大或小、或睁或半合的“眼睛”。这被歌手朴树吟唱过的树木，随着旋律早已长进我心里，歌曲

老东北记忆[组诗]

□王长元

乡音·乡情

开江鱼

当最后
一块冰排昂然漂去
大眼儿网
一下子便扑进江里
随着纲绳
一扣一扣拉紧
嚯——
竟打上一网
金翅金鳞开江鱼

鱼尾摆动
带着残冬寒意
鱼鳞闪闪
还挂着冰碴子气息
红鲤鱼
扑棱一声打挺跳跃
活蹦乱跳的春天
一下子就包裹了关东大地

绿嫩嫩
葱花开始爆锅
滋啦啦响声

惊动了“网房子”墙皮
湿漉漉
鱼儿捞进铁锅
蒿子火
嘶啦啦绕烧着黑漆漆锅底
打鱼人
苦巴巴业盼一冬啊
就盼这顿
原汁原味江火炖江鱼

大碗酒
慢慢端起来
大棉袄
就手闪了开去
打鱼人
粗手大脚围过来哟
老铁锅
升腾起关东山万丈豪气

吃一口
嘴巴子飘香
吃两口
脊梁骨长活力
吃三口
撑船不怕风浪高

吃四口
敢和那天王老子战天地

铁锅炖的开江鱼
关东山生活大写意
只要
黑土地江河在流淌
每一朵浪花
都刻下春天飘香的记忆

东北大豆腐

黄豆经过
一整夜浸泡打磨
老铁锅
咕嘟开开刚刚住火
酱红色
卤水点豆腐
木盘子
塑造出方方正正品格

麻围裙
遮挡三九天风寒
胡茬子

闪烁着冰溜子光泽
豆腐脬
热气腾腾卖豆腐哟
一声吆喝
就唤醒了冰天雪地的北国

亮闪闪片刀
分割着豆腐芳香
黑漆漆木铲
托起一片白嫩嫩云朵
庄户人
趁着热乎尝一口
吸溜一声——
温润得心尖子都哆嗦

谷雨时
播下的豆种
“蹦蹦站”
叫声里结出的豆荚
有着
比刀尖还锋利的性格
哪怕老石磨
咕噜咕噜百般碾轧
那股子倔强豆腥气
依旧会

坚守、留存、复活

雪里蘸炖豆腐
全屯子都能飘香
胖头鱼炖豆腐
鲜味儿能漫过村边小河
小葱拌豆腐
那是人生的一清二白呀
……
关东人离开豆腐
迷了摸
真的不知怎么活

大豆腐——
老东北冰雪底色
坚硬了
关东人生命骨骼
只要
黑土地黑得冒油
喜爱大豆腐的关东人
就能摸准
清清白白的人生脉搏

责任编辑：王小微